



春吉室先生文集

前稿
四五

知

紀行

湘中紀行

卷四

論

陰虛不宜灸論
遷都論

晉世子申生論
封建論

辨

鬼門辨

疏

求詩疏

啟

與徂徠先生啟

書後

書醫學入門後

祭文

祭安勝東壁文

祭中野先生文

碑

撫軒中野先生碑

書

答安勝東壁書

~ 16
3262
4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明 16
號 3262
卷 4

冊 二拾
號 文
函 八

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之四

門人—東都

稻垣長章輯

堤 有節仲文

輯

紀行

湘中紀行

相之鎌倉。東南之勝。未有立其右者也。余少好遊而多病。及得小愈也。登富嶽。已而適平安。至浪華。過諾樂。然後還東都。於關西山川。稍稍寓目焉。獨於湘中之遊。如無意者。易於近耳。今茲丁酉秋。根伯脩將省

其親伯脩者。武弘明里人也。弘明去鎌倉一舍而近。一日諸子集牛門。伯脩曰。諸君好遊乎。盍遊鎌倉。遊則吾且爲東道主。言未既。純也神先飛。藤東壁秋子帥平子和晁蔚宗山君彛皆曰。固所願也。不敢後。既議定。約以九月十九日。治行於牛門塾。二十日發。會霖雨。越十八日。伯脩先行。十九日雨甚。不可以出。二十日未止。余徒仰天悵然而已。廿一日始晴。余乃往牛門。意謂今日諸子必會。會則可以更訂期。及至叩塾。塾中寂寥。晁生方病足在牀。山生讀書自若。問之。

山生曰。前日藤生來。諸君不至。實雨故也。因與藤生議止。今秋之行矣。余不悅曰。甚矣諸君之怯於遊也。人生朝不謀夕。時不可失。豈可猶豫乎。且子於吾輩最少。何用縮朒爲。如得一人偕行。余則以明日發。山生曰。善。吾其偕行。不有藤生者乎。吾請就謀。子勿遽走之。東壁氏既反。曰。藤生許諾。尋藤生至。曰。社哉德夫。吾雖病。獨能裹足邪。子第緩一日。吾將辦嚴。余曰。可也。因改約以廿三日黎明會牛門。及期。藤生先至。與山生已發。待余於橋上。藤生曰。與人期。後何也。余

卷之三
前希
日。豈孺子視我邪。共笑遂行。抵芝浦。過茶肆。坐榻而望。滄海渺渺。與天一色。耀靈方拂扶桑。水光涌金。我三人者。束裝各殊。而皆戴箬笠。著草屨。意氣揚揚。蓋有不遠千里之心。豈不愉快哉。於是相謂樂之。行經品川驛。抵大森村。入酒肆。與藤生飲。山生探其懷。出岡仲錫。送吾曹詩。以下酒而已。則啗糍粑。勸之飲。弗聽。實不能飲也。余醉神旺甚。同藤生和岡詩。行且吟哦。過六合渡。抵河崎驛。日近午。就舍而食馬。行過金川驛。抵程谷驛。去東都七十餘里。自是而南。路岐於

弘明。即金澤之道也。時日景將晡。山生疲矣。余雖猶健。酒力已盡。因思飲。而村酒不可飲也。乃過賣糕者而點心焉。甚可口。三人於是乎若神旺者。遂南由村路行。躡崎嶇以上高陵。下又行田間。去程谷可十里。所而得弘明。日高春詣根本氏。伯脩與迺父迎我三人以入。為蕎麥。置酒。余與藤生劇談無倦。山生則疲甚。兩足重繭。不能履地。委頓善睡如重病。但以其食麪過人也。為無慮耳。豈非以不飲酒故乎。強之則掉頭耳。滿坐笑之。藤生與余更酌盡醉。夜分乃寢。廿四

日。故富行。根翁留之曰。諸君胡爲乎行色。其懼雨歟。鄉也霖雨浹旬。既有虹截雨。法當得十日之晴。第優游以永日哉。則山君亦可以息足焉。余與藤生未有以答。山生奮然曰。不敢請耳。於是乎留。以故晏起。朝饗畢。從伯脩所導。過弘明寺。上觀音殿。遂登其山最高頂。四面皆層巒。而東南距海濱七八里。寓目有風致。與藤生坐松下吹笛。下而行可二里所得村。名井谷。取徑入竹林。曰乘蓮寺。佛殿側有小祠堂。寘鎌倉平太夫人像焉。入而謁之。熟視似古物。問之莫知所

以。蓋像故當時廟中所奉。而喪亂後流傳止于斯耳。還過弘明里社。社在山阿。松杉森森。清幽可愛。時根翁與醫生宜泉者。攜行厨。載酒肉以來。因席地而宴。余與藤生吹笛以佐酒。飲酣。宜泉出菊及梅花。泛諸杯中。尤有佳致。菊故節物。梅乃見催於大風而開也。藤生賦詩。初韓使泊赤馬。周南縣次公往謁。韓人泛梅花於杯以飲之。因使作詩。以梅開杯字爲韻。藤生偶記之。用其韻。余就和之。已而滿坐咸醉。日亦西斜。迺起將還。東南望見層巒陸離。其差高處有怪松。問

於宜泉。曰。一根三幹。儼若龍蟠。亦奇觀也。嘗自松所
延望。亦頗有趣。山生前曰。請往觀之。可乎。宜泉道之。
樞衣而行。我三人與根生隨之。披榛莽以上。蓋數里。
而到松所。信如宜泉言。盤桓久之。然後還。下舂反舍。
根翁親修具。烹魚煖酒。濁醪尤可口。痛飲竟夕。余賦
一絕。寄謝主人。二子和之。是日山生足。治之旋瘳。步
履罔艱。狂態時發。所以相與遊陟盡樂也。廿五日。日
出發。臨發呼濁醪飲累數杯。伯脩則以是日反東都
云。自弘明西南。行于田間。小路迢遙。左右皆山。或遠

或近。既又度嶺。通計二十五里所。得擲筆松。乃金澤
西北山。相傳畫工巨勢氏摹勝不成。絕倒擲筆處也。
今爲浮屠所居。門揭擲筆山字。因松名也。有草堂。扁
曰能見堂。並明僧心越篆也。書法可觀。惜乎名不雅
馴耳。此蓋方俗語。絕倒之意也。堂寘閻魔大像。其餘
地不能容十人。世之緇流。卑陋無雅致。乃爾。上是山
以望。金澤諸勝如畫。金澤者。海曲之名也。南西北皆
山。而東連滄溟。近浦多島嶼。神祠曰迫門。在水西。佛
寺曰稱名。在水北。曰大寧。在水南。皆名區也。野人之

業漁農相半。亦有齧戶。潮水盈虛。旦暮異景。况四時乎。凡此皆擲筆所下見。山僧指點示之也。若夫平臨之。則海東總房諸山如黛。萬里征帆。縹緲于煙浪間。美哉景也。我輩留連移時。猶未能究其十一。巨勢之畫而不成。豈不信哉。於是余與藤生踞松根吹笛。山生存焉。偶有貴婦。徒從甚衆。自東都來遊。餽茶果以犒我三人者。藤生戲賦一絕。余和之。下山東南行。去擲筆不能二里。得稱名寺。是文永中。平實時與僧審海所奉詔創之也。實時子顯時藏書焉。以招學徒。今

也廢矣。山門立金剛力士二像。殿安彌勒大像。並佛工運慶刻。庭有機樹。乃藤爲相所詠歌。而今無足觀矣。西湖梅。相傳自舶上來。今亦枯矣。他不足道也。然園池風物。猶存古意。實不妨爲名藍也。我三人及階。遇殿扉方開。升階見僧數人列坐殿上。乃主人與客展視本寺重器也。我三人竊羨之。而不敢請。主人知之。揖使前。因從旁觀之。大氏佛像。及彼家卷軸衣鉢之類。其它朝廷文書尤多。又有雜物。珠簾一張。中土物也。凡此皆本寺所寶。貴則貴矣。然自吾曹觀之。孰

若所藏古書。則殘缺略盡。其塵塵存者。人尚不知其名。徒倚疊暗室。爲蟲鼠所害。可勝惜哉。已出南行里中。抵海濱。有漁村焉。過是西折。其南乃海水循山足灣曲者。其北則曲之又曲成澤者。其口僅數十步。橋之以濟往來。如魚梁然。橋下可通舟。橋西爲迫門祠。迫門者。此方海口通稱。祠乃大山積廟也。華表南小嶼有天女祠。亦橋以通之。在祠側。寓目於山水。無見不佳。向自擲筆望之。如畫者。悉密邇左右。且也。嶼上所有松柏諸木。靡不枝幹盤屈。老蒼可愛。亦奇觀也。

大抵金澤佳致。極於斯矣。於是吹笛自娛。余思酒而不可得。歎曰。悲哉。薄遊之無以爲樂也。遊勝地而不飲。猶之不遊也。山生笑曰。子言謬哉。吾輩惟能薄遊。故得遊。若必壯遊邪。則不可得耳。物無兼美。天之道也。子言謬哉。之子屢以不飲見勸。故爭口迺爾。遂行。迫門西南有村。曰引越。厥民業鹽。過村塗稍稍躋。道左有禪院。曰金龍院。後海岸上有歌石。大丈許。高過之人。呼曰飛石。俗說昔者大山積靈。從豆三島飛來。駐此石上。鄉人遂祀之。迫門祠是也。已復得坦塗。西

折經六浦里。行山下田上。去金澤可十里所。山足有
雕巖爲地藏菩薩像者。記武相州界也。呼曰界地藏。
像缺鼻。故亦曰剗地藏。曩時有山闇齋先生者。嘗作
愛宕詩。中有剗天狗點地藏之語。則剗此像者。其亦
山氏之徒邪。點尚慘矣。剗已甚哉。已西入相境。行可
二里所。有鑿山爲洞門者。俗呼曰朝比奈洞門。斷崖
截然。高可十仞。其塗猶陂陀。此仁治中。賴經所命平
泰時開之。以通六浦道也。疑義秀與焉而有功。且其
人以多力聞。故後世獨稱之爾。亦猶蜀道稱五丁也。

或乃謂義秀一夜鑿之謬矣。道傍溪泉。曰梶原洗刀
水。未詳其故。洞門東數里。道傍有草菴。復安地藏菩
薩石像。俗呼曰嘗鹽地藏。六浦人賣鹽於鎌倉。必過
謁是像。因出其所齋少許以供之。故有此名。或曰。初
是像放光。有一賣鹽人。擊而踏之。咱以鹽。其怪遂止。
故名。此其人亦程伯淳之徒歟。夫既擊而踏之。足以
止怪。咱以鹽。抑何意也。齊東語。令人捧腹。又里餘。道
右有蘭若。曰明王院。一名大行寺。嘉禎間。賴經所造。
真言道場也。堂故安五大明王像。故呼曰五大尊堂。

寬永中。道場火。四大尊焚。不動明王獨存。明王院東。平蕪芋眠者。故源基氏第也。初。鎌倉盛時。足利氏世家于此。自尊氏霸天下于京師。留其長子義詮于此。逮乎義詮踐位。而次子基氏鎮守關東。仍在焉。其後世至持氏。失其職。出奔駿州。託其次子成氏於土岐。持益在信州。既而越後州上杉房定爲持氏謝罪於義政。而請納成氏。寶德元年。成氏來歸。修舊宅而居之。亡何遜毛古河。後復求入鎌倉而不得矣。舊宅遂廢。然鎌倉人猶疑其或來也。不敢鋤之。永爲蓬蒿。父

老云。過平蕪者。得淨妙寺。亦在道右。此尊氏父貞氏所創。而爲關東五山之一。今雖衰替。實瀟洒禪刹也。淨妙寺前。道左有水西流。曰滑川。乃青砥藤網落錢所。事見傳記。稍進至杉本寺。亦在道右。地名大倉。堂安觀音木像。即東鑑所稱大倉觀音堂也。東人巡禮三十三所觀音。此爲最初。入門登石階數十級。堂在山腰。庭除整齊。不與他野寺同。古木回巖。可以悅目。亦淨刹也。庭又有地藏菩薩石像。長數尺。脇下腰上斜斷。如刀砍之。旋接而立焉者狀。余戲二子曰。此亦

山氏之徒所爲也。與響予以劓爲已甚。腰斬又甚焉。噫。當今之世。爲地藏亦難矣哉。二子笑。行抵荏藁祠。亦在道右。是管右相廟。未詳何世所初。賴朝時已有之。亦古祠也。而今衰矣。荏藁東。平田方二里餘者。故賴朝第。可以賦黍離。北山足爲法華堂。是賴朝念佛誦經之所。初安其少所奉觀音銀像長二寸者。後造木像。藏銀像於其頸中。今在雪下相承院云。此乃安彌陀像。堂後歷石磴至山腰。有賴朝墓焉。古石塔無銘。不知真僞。法華堂西爲鶴岡。至則日沒矣。鶴岡下

曰雪下里。就其逆旅者而宿焉。三人既入而偃息。有頃。余興倚柱吹笛。主人聞而異之。進而問之曰。客何爲者。從何許來。所奏實貧里未聞也。幸已得聞。敢請復之。余謝不敏。既又有一老人來謁曰。僕本祠伶工也。生長田畝。未聞王國正聲。惟以世業。家食于祠宇下。聞諸君好音。子弟咸聚于戶外。張耳。敢使僕進請。不知能爲我小人。重奏一曲乎否。禮甚恭。余許諾。因招其子弟前之。皆不敢前。唯有二少年。揖而入坐席末。於是余與藤生吹一闋。藤生或吹箏。聽者大悅。

莫不稱歎。夫東都者。四方所歸。兆民所止。既庶且富。
聲色之樂。何所不有。然好鄭衛桑濮之音者。非惟小
人。即士大夫。聞雅樂。猶爰居之於韶濩也。不徒弗悅。
將起避之。鏹倉亦古之王國。今也鞠爲茂草。古祠名
藍。大半荒廢。鶴岡雖獨如無恙者。而比當世全盛。奚
翅十一。矧乎雪下。特一村。厥人農圃而執巫祝之
事。然能修其業。以共祭祀之役。奏古樂以事鬼神。五
百年如一日也。今一聞吾曹操曲。悅且不已。蓋亦有
以也。余於是乎見古者王國之遺風矣。既而舍笛問

於老人曰。翁何能對。曰。習箏篋。余請聽之。辭固請。固
辭。乃已。藤生問二少年奚爲。其一人曰。習笛。其一人
曰。習箏篋。藤生曰。二子試奏。辭固請。對曰。小人固陋。
實無師承。若逞所習。恐爲大方笑。是以敢辭。藤生曰。
雖然。二子第學焉。吾將以慰旅况。余亦強之。少年曰。
敬聞命矣。且嘗試之。惟高明枉賜。是正幸甚。辭氣尤
恭。藤生曰。吾儕雖無似。敢斬所聞。二子乃合奏一曲。
請益。尋奏三四曲。間或差誤。我二人微正之。二子躍
然喜曰。今夕何夕。邂逅君子。受賜多矣。小人未知所

謝。但神庫所藏樂器。有佛工運慶刻假面數枚。亦祠中重器。實吾輩所司也。諸君若欲視之。且日出而示之。此吾曹所以報諸君也。我三人皆曰。然。素聞之。若果得見之。何報如之。二子曰。諾。因期詰朝而去。問夜二鼓矣。迺卧。少年吹笛者大石氏。吹箏策者鴨氏。老人亦鴨氏。而館主松尾氏亦本祠祝氏之屬云。廿六日。蚤起謁鶴岡祠。是應神帝廟。即所謂八幡祠者。治承間。賴朝所建也。自鎌倉衰廢。唯此巋然。殿堂門廡。弘敞壯麗。樹林翁鬱。階除端肅。人人莫不竦體。觀其

結構。華表南向。內鑿放魚池。有小嶼七焉。其一建小祠。安運慶刻天女像。像抱琵琶。相傳出平重盛家。池上當路有石橋。穹窿如虹。呼曰赤橋。其義未詳。石橋直北為山門。立金剛力士二像。署曰鶴岡山。曼殊院法親王良恕書也。山門東建多寶塔。塔東為鐘樓。山門內為舞殿。舞殿東為少宮。是仁德帝廟也。舞殿北石階丈餘。階西有銀杏樹。大連抱。傳道僧公曉殺實朝於此樹下。未知然否。階上平地建樓門。署曰八幡宮寺。亦良恕書也。左右連回廊。門內直北為八幡祠。

俗說昔者大臣藤鎌子埋所持之鎌。此其所也。故北
山名大臣山。祠後廊外。附近山足。左右則遠。西廊外
建賴朝廟。真木像焉。號白旗祠。其西石階下。建實朝
廟。號柳營祠。此祠宇大略也。外又有佛殿。經藏。小祠
小堂。不可歷舉。蓋不足錄耳。是日也。昨金澤所見婦
人詣祠。獻以巫舞。我三人立殿下觀之。此乃東方巫
祝所以饗鬼神。固非雅樂。然聲容之美。比之都鄙尋
常巫祝所為淫靡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蓋亦古之遺
風也已。少焉伶工石生來。爲我三人者。出庫中樂器

而示之。唯假面數枚。皆精緻。世所希有也。餘不足觀。
既而西降石階。其下有大門南向。門內左右有僧院。
凡十二所。祠中執事之僧所居。係雪下里。余所識隆
真師者住等覺院。因訪之。語瀟而別。反舍。日過三竿。
趣朝食而出。自雪下西北。行于巨福。路稍躋。過圓應
寺。在道左。堂安閻魔木像。世傳運慶暴死入地獄。見
閻魔。蘇而造此。夫運慶之前。造閻魔像者衆矣。世之
愚人。莫不見而畏之。何暇問其肖否乎。縱使運慶所
造果肖邪。而不能使賢智見而畏之。則此像之所以

貴不在貌耳。居恒龕鎖。人不得輒謁。蓋寺僧需錢耳。我三人亦不欲見之。長揖而出。下阪過建長寺。在道右。此建長中。平時賴所爲。宋僧蘭溪建之。亦關東五山之一也。外門二所。東者南向。署曰海東法窟。西者西向。署曰天下禪林。並朝鮮人竹西書也。東門內少西建大門。署曰巨福山。相傳元僧一山書。或謂趙子昂書。俱未詳。大門北爲樓門。署曰建長興國禪寺。宋僧子曇書。額扁甚長闊。今門不能挂。諸重屋間。覆而懸之。樓下。仰而視之。若屋宇然。殆乎竟門。觀此乃知

門故高大。他可例知。樓門北爲佛殿。立地藏菩薩丈六木像。佛殿西北爲方丈。有時賴木像焉。東爲西來菴。是大覺禪師祠堂也。他殿堂不足道。蓋已衰矣。要之山木岑蔚蕭條。使人起懷古之念。實名藍也。已出西北行。道左爲長壽寺。是源基氏所建。以爲其父尊氏廟也。今衰微不足觀。余與藤生顧視而過。山生獨探之。建長寺西北。平田數頃。爲故上杉憲顯宅。子孫世居之。後徙毛平井云。平田西北爲明月院。上杉憲方所創也。入門左折。得禪興寺。舊名最明寺。亦時賴

香山先生文集 前編卷四 十一 文苑堂
所建也。今廢。唯有佛殿。略探即出。道左爲淨智寺。正對明月院。是平師時所建。亦爲五山之一。今甚衰。淨智寺西北曰松岡。有東慶尼寺焉。平時宗妻貞時母藤氏爲尼。號覺山。造此而居之。後多度貴家女。遂爲女僧叢林也。建重門。誰何出入。禁男子也。寺法。世之女子欲爲尼。而父兄不見許者。一入是寺。則父兄不得不棄。卒至有婦人惡其良人而不得去。及有淫行而懼發覺。有貳心而欲改嫁者。斷髮而入是寺。則丈夫不得制之。居兩閱歲。養髮復故。則復出適人。官無

明法。前夫亦無如之何。此其所以嚴禁男子也。夫尼寺禁男。以防淫也。今乃禁男以助世之婦人淫行。孰謂松岡非淫婦之叢林乎。出則得圓覺寺。在道右。與東慶寺對。是弘安中。平時宗所爲。宋僧子元建之。亦爲五山之一。外門今廢。大門署曰瑞鹿山。天皇彌仁書也。大門東有小門。以當外門。山門亦廢。余先尋歸源菴。在小門內。少東。過訪所舊識。岱西堂者。問本寺故事焉。師乃使良藏主者導。菴北山上有鐘樓。懸大鐘。是正安年所鑄。子曇作銘。鎌倉諸名刹。唯此鐘爲

最大鐘樓西北為方丈。頽敗可慨。方丈西北里餘抵山足。為正續院。是佛光禪師祠堂也。真木像焉。開龕謁之。儼然見華僧容儀。所藏圓硯。斑石徑尺餘。禪師行李中物也。方丈西南為佛殿。署曰大光明寶殿。亦天皇彌仁書也。真釋迦木像。及其餘諸像焉。佛殿側為僧堂。餘多廢者。大丘地域不及建長。山淺也。而衰廢過之。雖然。歷覽遺迹。想見當時宏麗。關中梵宇。唯此與建長。可以為稱首矣。宜乎游子必探之。還就故路。從長壽寺側南折。躋龜谷坡。下扇谷。遇一老僧。從

徒而行。山生問此地亦有名區。可探者否。僧曰。四境之內。無處不名區。生憮然。少焉為華語以罵之。僧聞而不喻。我三人抵掌而笑。西至妝坡下。得景清所囚地牢。在道左。山足。圯墮不全。未知是否。坡北曰梅谷。還抵泉谷。過淨光明寺。在道左。是建長間。平長時所創。今荒廢。佛殿獨存。真彌陀木像焉。寺後山頂。有藤為相墓云。山生欲探之。余恐移晷尼之。乃止。還抵龜谷。經英勝尼寺。此故大田持資宅。持資玄孫女為尼。名清春。變宅為寺。度水府威公女為尼。號玉峯。以寺

授之。遂爲尼寺。寬敞非東慶寺比。亦禁男子入門。故不得而探之。寺西爲源氏山。舊名武庫山。亦名龜谷山。龜谷中央也。相傳源義家征畧時。過是山而樹旗焉。故曰源氏山。亦曰樹旗山。扇梅泉三谷。皆龜谷別名也。英勝寺北鄰爲壽福寺。是故義朝宅。自源賴義。其子義家征畧時。留于此。義朝亦家焉。及賴朝時。岡崎義實爲義朝建寺焉。其後平太夫人修之。眞僧榮西焉。遂爲五山之一。而最古矣。殿堂皆廢。唯有佛殿。安竹籠釋迦像。佛殿西南山腰爲千光國師祠堂。其

後巖穴有石塔。傳道實朝墓。蓋非也。凡鎌倉所謂五山者。衰替已久。而尚可以觀當時規模者。莫如建長寺。次則圓覺寺。壽福之衰。又甚焉。淨妙又過之。至於淨智。幸其不亡而已。其序則建長爲上。圓覺次之。壽福又次之。淨智又次之。淨妙爲下。義滿之命也。已出南行。道左平田。爲故上杉定政宅。經是東折。又北折。反于雪下旅次。午飯已求酒。得村醪如醴。飲之累數杯而不能醉。新釀未熟也。復出取道鶴岡東。經荏藁而東北折。行田間。入山村。去雪下三里餘。得覺園寺。

是永仁年。平貞時所創也。殿安藥師佛木像。又有地藏殿。餘不足道。蓋亦衰矣。覺園寺南里所。山下田畝者。故東光寺墟也。其東山足有地牢。是源直義囚兵部王護良尋殺之所也。披荆棘而視之。巖穴約深丈半。廣亦如之。口窄內寬。可坐二十人。穴口崩頽。不可輒入。稍稍窺之即出。其東南為理智光寺。山上有王墓云。未之探也。從是東行。可二里所。度嶺抵瑞泉寺。是貞治中。基氏所營。憂慮師之兔裘也。殿宇荒廢。僅存十一。東北山椒為徧界一覽亭之墟。石磴羊腸甚

峻。左右折者凡十八而抵絕頂。其平者可坐數十人。亭今廢。唯有基址。岡巒重疊。下臨深谿。西南望見滄海連天。遠之富嶽函嶺。近之湘中諸山。悉來為吾阿堵中物。使人應接不暇。實此都勝概。是寺之所以以亭聞也。余唯恨不得酒耳。踟躕久之乃下。遇寺僧。鋪席命茶。勞我曹如舊識。余因問亭所以作焉。對曰。國師避亂於平安。而來關東。基氏為建此寺。山號錦屏。多紅樹也。師遂老焉。迺創亭於山巔。以為游觀之所。後人繼而修之。不止一再。輒近水府義公重修之。張

春臺先生文集 前編卷四 十一
宴于中焉。近復爲風所拔而廢。三年于茲矣。未之有再造也。不亦痛乎。我三人聞之。莫不顰頤。僧又延我曹。入國師祠堂。謁師及基氏木像。畢。將行。僧猶留之。令徐徐。尤見情素。問之。則曰。與岱西堂善。向見公等於歸源菴。而悉其所因。故不敢外之。爾。問其名。曰。節首座。重謝而別。還遵故路。經賴朝故宮。過斜橋。抵寶戒寺。是故北條氏宅。北條亡後。尊氏建此。真僧圓觀。使祭北條氏靈焉。寺故在葛西谷。號東勝寺。乃北條氏丘墓。高時與其人自殺之所。尊氏遷諸此。後

更爲今名。殿安地藏及諸像。有高時廟。號德宗祠。東南田畝爲葛西谷。即東勝寺墟。今屬寶戒寺。既出南行。塗尤徑易。呼曰小街。故市鄽也。寶戒寺南。俗呼塔衢。道傍有小石塔。故也。蓋府中街衢。往往有古石塔。相傳藤鎌子玄孫。大郎大夫名時忠者。有三歲兒。一日爲鷲鳥所擊。不知死所。尋之。見道有遺骨。輒収而瘞之。因建石塔焉。未知然否。小街盡。東折。過蛭子橋。又南折。道左爲比企谷。此故比企能員宅。蓋能員姑爲賴家妾。生賴經夫人。而與能員家于此。及能員圖

北條氏反見殺焉。比企氏遂亡。能員少子三郎不能死。潛逃爲僧。事順德帝有寵。從幸於佐烏。迨乎賴經繼立。歸鎌倉。變故宅爲寺。號妙本寺。而真僧日蓮焉。蓮之弘其法。自此始也。遂爲日家名刹。夫三郎幼不能死。父難。長不知報其讐。遁於浮屠而偷生。終身於父死之所焉。誠宇宙一罪人哉。賴經又不能正三郎罪。反縱之。令遂其所欲。名教亦晦矣哉。自妙本寺前直南曰大街。東折過田代觀音。是田代信綱之遺迹。今爲寺。號普門寺。行近海濱。漁村中。道左得補陀落

寺。是僧文覺之遺迹也。于時日薄虞淵。我行亦嚴。不可以徒倚。故及門而還。自漁村南。遵海濱東折。不二百步。抵光明寺。是平經時所爲僧良忠建之。初在佐介谷。後遷諸此。去雪下數里。外門西向。其內爲山門。署曰天照山。天皇彥仁書也。結構略備。正殿爲良忠祠堂。署日記主禪師。余先尋瑞三師者。不遇。屬碩上人。所遺師書於寺僧。因請探寺中之勝。僧乃導我三人。巡視殿堂。謁禪師木像。及其餘諸像。畢。登寺後山。時已黃昏。海天蒼茫。不辨上下。指點山嶽。而不可審。

其形。漁火與星彩相映。燦燿乎冥冥之中。設使吾曹
白晝登臨。恐未有是佳致焉。則亦何昏黑之慊乎哉。
不圖斯寺而有斯勝。久之乃下。僧點茶而曰。今日暮
矣。公等第於我宿。不則明日復來。吾其出本寺重器
而示之。余辭。問其名。曰鑑全。揖謝而還。經大小街。反
乎雪下。是日山生之健。過於我二人。凡所經名區。莫
不推尋搜索。最尋古墓。藤生以爲古墓癖。及反旅次
也疲矣。其足將復腫起。遽求藥治。我二人則自如。山
生蓋坐癖疾爾。廿七日。辨色而出。主人與其妻送諸

畿。辭色用情。凡余之信宿於此也。始以逆旅視之。既
而主人之待吾輩也如故。奴婢之使令於前也。僂僂
應唯甚謹。是豈鄉俗之使然也邪。將存乎其人邪。抑
吾輩聲樂之所感也。鶴岡直南。馳道達海濱。可五里
所。如砥如矢。兩傍列松森森。其間華表二所。尤偉。從
馳道西折。行田間。北過蠶索祠。渡稻湍河而西。抵尤
則寺。此故宿屋光則宅也。相傳日蓮弟子日朗。以其
師之故。官囚諸宿屋氏地牢。及蓮之免誅也。朗亦見
赦。光則因變其宅爲寺。而寘朗焉。朗所囚之地。牢猶

存。視之土窟也。凡府中山必多土窟。皆鑿巖為之。其形或方正或不也。蓋當時藏物囚人皆於是也。其餘率瑩域而見發也已矣。俗通呼曰槽。未詳何義。或是屯兵覘候之所邪。所謂地牢者亦何足怪乎。唯護良所囚者。臨之令人股栗爾。於是乎見尊氏兄弟之畏王。與忍于王之無已矣。自尤則寺前北折。詣大佛。比建長時所鑄。遮那佛銅像。趺坐高四丈有奇。蓋半南都及平安者。而尚東都者。殿廢露坐中野。不知幾年。瞻仰久之。還過長谷寺。謁觀音木像。長三丈有奇。東

面而立。此摹和長谷者。故地亦因像名。下山西南。過景政祠。經星月里。抵極樂寺。是平重時所創。而今衰矣。出門而南。鑿山為道。俗呼為極樂寺洞門者也。此去雪下六里所。過此抵海濱。曰稻叢。所謂源義貞伐鎌倉時。禱海神而潮水退五六里者。此也。自此而西。至腰越。為七里浦。水涯沙深沒脛。璣貝雜沙。瀰爛如落花鋪地。兒女喜掇之。又有一種細沙。黑如炭末。重如鐵粉。而有光者。呼曰鐵沙。用磨鐵器尤佳。行人皆采之。我三人亦采鐵沙。掇璣貝。以充行裝。不覺移日。

相警而後行。涉行逢川。抵腰越。其左高巖枕海者。爲小餘綾。右旋入漁村。過滿福寺。相傳源義經滅平氏。執宗盛以歸。及至此。賴朝禦之。而不得入鎌倉。乃貽江廣元書。以訴其寃。使辨慶草之。此其所也。蓋故驛舍而後爲寺也。辨慶之草。今藏在本寺云。余素聞知其贗矣。故不請覽之。庭傍石泉。傳道辨慶所取硯滴者也。滿福寺西。爲龍口寺。此日蓮見囚且臨刑之所。而後爲寺也。亦有地牢焉云。吾曹既厭地牢。且巖於行。所以弗問也。腰越西亦有漁村。曰偏湍。其西平沙。

爲唐原。又其西爲砥上。皆名區而在一望中焉。而腰越人家。距水涯不滿百步。南望見畫島。相去可三里所。潮來則舟之。潮去則可涉。及其涉之也。厲揭隨宜。又有馱壯夫肩以涉者。以故壯夫之求見雇者。赤體群聚渡口。務欺客以不易。以貪直。其言擾擾聒耳。余之及此也。潮方退。然余素不狎水。且不欲裸裎。乃上其肩。二子亦爾。於是壯夫者肩我三人以涉。故就深以見其難。既濟矣。壯夫又慶以無恙。別求賞。我三人爲不聞者而行。誠鄙夫之貪冒無厭。可憎哉。渡口左

右皆爲漁家。直上山路。店肆比屋如魚鱗。山腰有天女祠。呼曰下祠。是應永間僧良真號慈悲上人者所奉。實朝命建之。安弘法刻天女像。祠側有古碑。相傳良真如宋。謁慶仁禪師。獲此以歸。高六尺強。廣三尺。有竒。厚五寸。額篆大日本國江島靈迹建寺之記。一十二字。字皆全存。書法絕妙。唯記字難識。匝以雲龍。亦甚精工。碑腹楷記文。剝落已盡。間存者僅數字。亦見其小楷可悅。跌首既亡。碑身亦橫破矣。惜哉絕代竒物。而敗壞不見其全也。尚幸近時有識者。彌縫而

立之。余嘗稔聞此事。及至先尋之。無論父老不喻。即視篆者。亦莫知其爲何物。百方探討。乃得見之矣。島人浼於福而不文。乃爾山巔。又有天女祠。呼曰上祠。相傳仁壽中。慈覺建之。而寘其所刻天女像焉。從是西南度嶺。赴龍穴。道有華表。署曰金龜山。是養和間。賴朝有事于此島時所建也。過此漸下。道右又有天女祠。是輓近所建。而結構不及上下祠。蓋此島舊以龍穴爲神所棲止。然上弦之後。下弦之前。海潮或進多。則人不得往焉。當其時。寓神於此。以便享祀。因以

此爲天女正祠。實龍穴與上下祠。視篆者各殊也。經此左旋。由石磴而下。瞻峻崖。瞰深淵。而所履又惡石。蓋足縮者數矣。蹠躩抵水涯。得巖穴。乃所謂龍穴也。穴口正南向。廣丈餘。高亦如之。海水所匯。踐石可以入焉。穴中多鴿。喜污人。防之可矣。入之十餘步。穴漸窄。築壇而建小祠於其上。所以棲天女神也。有一浮屠侍香火。過此則穴益窄且暗。無火不可入。廼有一僕夫。以炬導客。我三人賃之。令導。惡石出。巖泉迸。妨礙步履。跼蹐以入。愈入愈窄。兩旁多寘石佛。累累不

可指數。僕夫悉燭示之。語其來歷。極可厭矣。蓋四十餘步。岐爲二穴。右爲胎藏界。左爲金剛界。各入二十餘步。皆安大日石像。過此則穴愈益窄。蒲伏可以入焉。而未有能入者。亦未知其可極云。我三人乃還。抑此龍穴。傳道昔者有龍出焉。而鳥故爲天女所棲止。自弘法祀天女於此。後人遂以爲天女窟宅。鎌倉盛時。雩必於是。事見東鑑。余嘗聞之。凡瀕海諸州山根。徃往有穴。皆上世因斲金鐵而成者也。則此穴亦焉。知其獨不然哉。但人神之而神。人異之而異。神異可

以已矣。又以為石佛之肆何哉。既出登石磴。復故路。流憩茶肆。經上下祠而下。就客舍而午食焉。有鮮魚。可以下食。然舍甚蕪穢。且多蠅。方食。營營乎器皿間。食為之不甘。初余思酒。於是興敗而卒不飲。食已。趣裝即出。甚矣。畫島之難行樂也。夫余始來。竊謂此島周圍不過十里。高稱之。然以磊塊石山。屹立海中。所有佳致。寧一日之遊所能盡邪。逮乎歷覽山中。果然。惜乎其神司福。是以使山不得擅其勝爾。嗚呼。神以福妖。人以福鄙。山其獨能強顏乎哉。則吾曹之敗興。

亦豈為蠅乎哉。及還潮方來。乘舟以渡。從偏湍北行。田野可十里所。抵藤澤驛。二子過清淨光寺。訪小栗墓。余辭以既矣。直行俟于茶肆。少焉。二子至於山。生乘馬。余與藤生先行。抵十塚驛。山生馬遲。二人俟諸茶肆。久之。乃至。余曰。遲矣哉。山生下馬曰。非馬不進也。二子健也。時已過晡。余曰。吾儕實疲。而猶可行。此驛去東都一日程。舍馬則舍矣。奈明日之勞何。不若進舍於程谷。二子皆曰。善。遂行。山生又乘馬。是道也。高下崎嶇。藤生甚健。余且弗如。山生終不及二人。

春臺先生文集
前稿卷之四
抵程谷則見星矣。就舍釋行裝。洗足緩帶而卧。然後
山生至。余既失興於畫島。又疲於暮塗。加以逆旅
無聊。舍中淒涼。此行於是乎忽生客心。三人相謂盛
稱雪下主人有情。廿八日。蚤發程谷。三人皆興盡。各
促歸。至品川方日昃矣。食于舍。飲于肆。於是余神復
旺。乃言曰。此行也。所得三。所失三。二子曰。何謂也。余
曰。遊勝地而覩古迹。一得也。天晴氣和。不阻風雨。二
得也。我三人者。跋履無恙。三得也。日不寬假。游觀卒
卒。一失也。秋平食言。晁生病足。二失也。不攜酒。三失

也。藤生曰。然。遊自畫島。始何如。曰。順矣。雖然。有得有
失。是事之常。其實係天。所謂物無兼美者。吾與山生
因賦詩以下酒。三人各盡醉而後行。薄暮歸城北之
居。是夜乃雨。余又增一得云。詩凡十九首。別錄。

門人宮田明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之四

終

之我故曰灸之在醫方不得已也。嘗試論之。人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一身之氣陰陽各半。無有饒乏。如或一盛一虛。是則疾病之由也。故人病有陽虛。有陰虛。陽虛宜灸。陰虛不宜灸。何則。外火能助內火。蓋陰虛則邪火旺。陽虛則真火衰。真火衰者。灸以助之。固其所宜也。若邪火旺而灸之。則反助其勢。以燦真陰。所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者也。常見世之醫者。治人之病。不審陽虛陰虛。藥之不效。即灸之。少灸不效。則加之。至數百千壯之多。陽虛者生。陰虛者死。

如是而死者。是醫殺之也。故曰治病必求其本。若夫癥瘕癖塊。癰疽惡腫。病久毒深。血氣凝滯。一應藥餌所難為力者。用灸開其鬱。解其結。破其固。行其滯。攻其毒而拔之。如此者。間有不問所屬陰陽。此則醫方之權也。不可以常法論之。或曰。陰虛不宜灸。既得聞命矣。今人以灸為醫未病。亡問男婦老幼。時灸背腹二部諸穴。及足三里等穴。不識灸果醫未病乎。曰。否。所謂醫未病者。節飲食。時勞佚。寡欲清心。少事。衣適寒煖。入遠房室。出避風寒暑溼。如此則疾何從起。此

謂保養此謂醫未病。夫人氣體充實，血脈和順，謂之平人。平人何用灸為？易云：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若平人而灸之，豈非無妄之藥邪？況乎老人血氣衰弱，小兒純陽，皆不宜灸。若未見其疾而妄灸之，老人不耐其痛，小兒不能忍痛，強為之，則身體痛悶，亂其經脈，傷其藏府。肝木為之枯，肺金為之鑠，脾土為之焦，腎水為之涸，為害不淺。昔者齊文王，年少病喘，醫誤灸之，即篤而死。故太倉公曰：年二十，是謂易質，法不當灸。灸至氣逐，古人所謂醫未病者，保養之謂也。

今人不務保養，唯灸是憑。灸瘡不絕乎身，疾病尋起，山野粗人，終身不灸，康健而壽。由是觀之，灸非防病之用，實醫方之不得已者也。

晉世子申生論

余每讀左氏所紀晉太子申生事，未嘗不為之慨然。曰：申生之志誠可哀也。孝則未也。獻公嬖驪姬，愛其所生，迨乎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滅耿霍魏三國，還為太子，城曲沃，其廢太子之幾見矣。士為知之，勸申生為吳大伯，及伐東山臯落氏，申生又帥師，里克諫。

獻公以非太子之事。諸從軍者。自狐突梁餘子養罕夷先丹木之徒。皆以爲不可。而欲太子違之。獨羊舌大夫勸太子死之。申生將戰。狐突尾之。最後中驪姬姦計。獲罪於父。不得已。奔新城。人或教申生辭。弗從。教之行。又弗從。遂縊于新城。檀弓載其臨死使人辭於狐突之言。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嗟乎。申生之自知其罪也。晚矣哉。鄉使早從士爲之言。爲吳大伯。何不可之有。彼既失之於東山之役。苟念諸臣之言。雖晚尚免焉。彼又失之。驪姬之亂。猶

可以行。而不念或者之言。又失之。新城之縊。抑何迫也。一失不悔而再之。可謂惑矣。至乃三失。其惑滋甚。於斯時。申生之心。但知有父而已。故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夫申生知有父。不知有宗廟。故不愛其死。以順父心。蓋有孝思而不知道者也。彼其心猶以君老子少。國家多難爲憂而已。不圖之屬。諸狐突。縱使突之賢而善圖其君。已不能幹蠱而先死。以階禍亂。惡在其憂國家乎。此所謂欲止鼎沸而加之新也。據檀弓之言。教申生辭若行者。公子重耳

也。觀重耳異日所濟事，豈不愈於申生乎哉？申生特兒女子之孝耳，故於其死也，春秋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不咎申生失愛於父，罪獻公不父。且見其本意也。夫獻公固不父，然使獻公獲不父之罪於天下後世者，申生之所以為不孝也。我故曰：申生之志誠可哀也。孝則未也，徒有孝思而不知道也。故人雖孝弟，不可以不學道。

遷都論

余少好遊而志遊平安。蓋以平安，天皇所居，兆民所

止。古之禮樂文物存焉。男兒苟有四方之志而不一遊焉，我何以死。故每見人道平安事，未嘗不神飛恨嚴裝難辦。末由啓行耳。歲甲申，寶永改元，余年二十五。決筭適平安，居五年，去往浪華。又三年歸東都。雖齷齪之甚，且取酬始願，何論其餘。初，余至平安，見其道塗脩潔，市井寧謐而樂之。見其山川形勝而愛之。見其民俗勤儉而善之。於是乎歎曰：美哉美哉！地而如斯，可以都矣。已而思之，非也。乃幡然改曰：吁！是何足以都乎？蓋自神武帝定天下，都和之檀原，綏靖帝

繼立。則遷都高丘。以至桓武帝遷都城之長郊。歷人主之世。凡五十。經年千有四百四十餘年。其間遷都者四十有九。綏靖而下。無世不遷。甚至一世再三遷。不遷者僅七主。是何當時君臣之不憚煩。民亦宜勞。而無一旦鼎沸之憂者。何也。豈國用有餘。民財阜也。邪。不然。約生儉。儉生財也。桓武帝立。即位於諾樂。其三年。援例遷都城之長郊。厥地東西跨澗。南瀕淀。非所以闢九陌。民無所案堵。帝患之。且其心以前朝屢遷爲不利。於是改筴。定營百世不遷之都。當此之時。

僧最澄。名有智慧。帝信之。因命澄相攸。澄言愛宕地可都。帝從之。遂營愛宕而都焉。命曰平安。以擬漢長安也。作塑人長丈者四。被以鐵甲。拜爲將軍。瘞諸城四方。以鎮土地也。以比睿山賜澄。令大開道場。以擬中土天台山也。澄居之。旦暮脩法。以祈寶祚永安。謂帝曰。我山與皇家偕存亡。帝既都平安而樂之。遂戒子孫勿遷。後人因之。不復能遷。繇是爲百世不遷之都云。夫以桓武帝之爲是舉。豈曰非謀哉。以地則北高南下。可謂應天也。東西北皆據山。南臨大河。有南

春臺先生文集 前集卷五 文苑堂
面之象焉。厥土燥剛。厥水清冷。可以宅民也。以人則風俗勤儉。可以爲邦也。我故曰。如斯可以都矣。然平安地。絕長補短。不能方三十里。是其疆域褊隘。不足以宅兆民。不足以待天下朝覲會同。宜乎不能興王也。王國民必有赴赴之氣。平安民黠而懦。可誘以小利。不可勵以大義。吾知其不可率以濟大事矣。大抵桓武之前。屢遷而邦寧。桓武以後。不復遷而皇綱寢弛。國家多難。降自保平。皇綱如絲。卒至關東有受命者出。則所謂百世不遷者。果何在乎。且今又焉知其

遷者非。而不遷者是邪。今其道塗脩潔。市井寧謐。者民寡也。風俗勤儉者。規模狹小也。若夫山川形勝。亦惟爲觀美。不爲要害。儻兵一加之。則陷之如反手。我故幡然改曰。吁。是何足以都乎。凡作都邑者。必有經世之略。而上明天文。下達地理。中通人情。然後可以行其事。古之人蓋無不然。最澄浮屠。固非其人。桓武使之相攸。可謂不明也。但余嘗觀睿山。其衰亦甚。則澄之所謂與皇家偕存亡者。信而有徵。

封建論

余嘗讀文選。至曹元首六代論。陸子衡五等諸侯論。必三復之。二子皆言封建之利。而稱三代之治。其言雖殊。而其爲有識則均矣。唐柳子厚著封建論。乃云。封建者。非聖人之本意。不得已之勢也。因極言郡縣之便。謬哉。余竊不取焉。蓋自秦人始郡縣海內。後世因之。迄于今不革。天下之人。習其所睹。便其所慣。加以去先王之世漸遠。人不復見封建之美。固謂郡縣可以爲天下已。子厚之達學。尚坐是不推其本。况他人乎。我日本前世。亦以郡縣

治舊矣。及室町氏之衰。一二藩鎮強盛。守尉據其地。豪傑崛起于四方。兵爭不已。遂爲戰國。神祖受命。奮其英武。統一海內。於是以其地降者。因封之。且又侯子弟功臣於要地。以藩屏王室。凡三百諸侯。宛然三代之制也。於乎美哉。吾儕小人生于今世。親見此美。豈非幸乎。死者如可作也。吾且使夫三子者。一寓目於此間。唯不知柳子將謂之何。余固惜元首之名不甚顯。子衡之但以文才見稱。而人不知其有識也。於是著論一篇。以附二子

之後。余竊有一焉。且意欲詰子厚。故因又以封建論目之云爾。

論曰。天下之患。莫大乎夷狄內侵。國家之福。莫大乎民親其上。昔者三代聖王。不以天下爲己有。而必建大小之國。以封諸侯。豈特三代爲然哉。虞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又曰。肆覲東后。然則唐虞之世。既有諸侯。自是而上。載籍不具。封建之制。蓋不可知其始云。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封建者。聖人之制也。不徒所以推恩報功。親親

賢賢。外以防禦夷狄。內以藩屏王室。天下之利。莫大於斯。邦家之守。莫要於斯。及秦人之滅六國。并海內也。懲於周季之亂。因不復立諸侯。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置守尉焉。漢因之。自高祖雖封子弟功臣。然其所謂諸侯王者。如周時畿內諸侯而已。且其受封者。朝拜命而夕下獄。不則遷徙。其爲國也。建除反手。是大異乎先王之制也。故郡縣之治。漢固無變於秦也。自東漢而下。功臣不得侯。僅一二子弟。得居宗藩而已。夫先王之制。諸侯既受茅土之封。礪帶之誓。則

其地我國也。其人我民也。於是立社稷宗廟。營都邑。城市。制田里。修溝洫。正封疆。而與民守之。傳之子孫。上下相安。無有遷徙流離之患。雖有鄰國侵伐。外夷入寇。不至滅亡。以民親其上。死其長故也。即有不幸。喪國者。克復亦不難。何則。士惡辱其先。民重離其鄉。故雖師燬。而餘燼可收也。如是者。豈一時發號出令。所能為哉。實由國君仁政之施。與士民之戀其主爾。仲尼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誠哉。夫戎狄莫強於胡。周季胡人侵趙北邊。李牧將兵禦之。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十餘歲。趙國安寧。牧固良將也。雖然。其所為能防胡者。居是國而用其兵也。夫先王之待戎狄也。不惡而嚴。秦築長城。莊周所謂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也。蓋自是胡人生心。自漢以降。常為邊患。高帝困于白登。遺中國耻。自是狄人益輕中國。至於約為婚姻。則其耻又大焉。於是乎虜視中國。以為匹敵。後數入寇。漢為出師距之。將帥必一時之選。而兵數十萬。可謂壯矣。雖然。逐之而已。戰勝而已。要其能宣威於沙漠。使匈奴弗敢闚塞者。李將軍之外。蓋未

之有聞也。豈徒漢之將帥不及李牧，士卒不及趙兵哉。即令武安君復起，吾知其功亦不及曩時。此何以然。非封建也。夫郡縣之制始於秦。自漢以下，百代因之。其置吏處治，雖不同。大抵郡縣之吏臨任者，未有不過十年而留者也。速者不期月而去。方其在任也，猶人之在逆旅也。何有於主家。即有欲施仁政者，率終於因循不果。雖有子民之心，鮮見其效。以行止無定故也。夫諸侯之在其國，猶人之在家也。安有苟利目前而不為永久之計者哉。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仁者，順德也。上行下效，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古之賢君，克明其德，以行仁政，猶且不數十百年，不能使百姓悅服。後世郡縣之吏，如之何而能令民親其上，死其長乎。且古者天子之師，不過六軍。後世起兵，多至百餘萬。戎狄雖強，宜無與抗。然召募烏合之衆，非出于一方。其視將校如路人，戰鬪而死，敗走而誅，害止於其身。與侯國之難，害及百姓。一夫無勇，患及墳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此後世之兵，所以不及古

也。夫戎狄之覬覦中國也尚矣。小雅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先王之於戎狄也。入而逐之。寇而膺之。未嘗窮兵黷武。然戎狄亦莫敢侮之。封建故也。自秦漢而下。拓邊是務。而虜之入寇。愈益深焉。後數百歲。虜遂取天下之半。又數百歲。海內盡為虜有。哀哉。堂堂冠裳。變為胡服。此其禍之起。由郡縣所致也。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秦人毀井田而為阡陌。廢封建

而為郡縣。不遵先王之法。而用商鞅李斯之議。不智哉。夫鞅斯何為者。乃敢生斯厲階。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鞅斯之謂矣。秦人固不足道。自漢以來。歷代因之。雖明君賢相。無有一言議之者。何也。豈以鞅斯之法。歷百世而無弊。與抑學術之不明。好古之不篤也。人亦誰知郡縣之不可以為天下乎。或曰。如子所論。郡縣固不可以為天下也。唯封建亦豈能保經久而無弊哉。周衰。諸侯大兼小。強并弱。七雄兵爭。卒為戰國。雖由王綱之不振。實亦必至之勢也。此秦人之

所為懲也。今子極言封建之利，即果行之，其能禁諸侯使不爭奪兼并乎？太宰子曰：惡是何言也！子未學易乎？夫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也。世之治亂，猶寒暑晝夜也。若恒治而無亂，恒亂而無治，豈天地之道哉？且也人事萬端，世變無窮，禍亂常生于不虞，故雖聖人不能悉防之於前也。人在一世，有廢有興，亦猶死生之相代也。此王者之所以迭興也。何獨咎周季之亂乎？兼并何病於封建乎？惟立法於善而時修之，則長久。立法於不善而不見其弊，則亡速。是必然之理。

也。夏后氏有天下四百有餘年，殷六百有餘年，周七百有餘年，而為戰國。秦漢已後，寧有是歷數邪？我故曰：郡縣不可以為天下。苟非達于稽古者，其孰知之？其孰知之。

辯

鬼門辯

陰陽家言方所者，謂東北為鬼門。此說不詳所出。蓋自古有之，古人不拘焉耳矣。後世聖人之道不明，邪誕妖妄競起，亂民視聽，廼有避鬼門之說，盛行于世。

中國猶然。况我東方人。素信鬼神者乎。近世以來。民俗尤畏之。凡出行移居。及諸動作。必避之。有一區宅。必缺東北隅。否則廢是方。不敢建門架屋焉。噫。氓之蚩蚩。一至於斯哉。嘗試論之。在易。東北為艮位。艮之為卦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其義為止。凡易之道。陽生于子。而極于午。陰生于午。而極于子。東北陰既極矣。陽生猶微。其幽冥為何若哉。物之幽冥而靈者。莫如鬼。鬼者。陰氣之為。山者。陰所。故鬼之所舍。莫如山。聖人以東北為艮位。艮為山。故陰陽者流。

因名是方曰鬼門。言鬼之所由出入也。易曰。高宗伐鬼方。鬼方者。北狄之名。周人謂之玁狁。以其在陰極之方。故命曰鬼方。鬼門之名。其或取諸此與。夫陰陽者。晝夜之道也。淑慝之辨。聖人之微意也。四方四維。八卦居之。每卦各具吉凶之理。豈可謂東北一方為不祥而避之哉。易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由是觀之。艮何為不祥哉。古稱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往亡之說。太公破之。時日無吉凶如是。方所亦然。四方四維。無一定。

之體焉。且如東北一方。我指之以爲東北。自彼視之。及西南矣。四方四維皆然。故知方所無定體也。若夫君南面於上。臣北面於下。是則尊卑之分。義之當然也。故禮有之。曰立必正方。言君子審其所向也。非謂若避鬼門之謂也。且夫一區宅必有鬼門。則一國一郡亦宜有之。天下亦宜有之。然吾未聞天下郡國廢鬼門之地。不敢營都邑焉。獨於吾人區區宅地屑屑焉。何哉。嗟夫。士大夫之當仕也。或爲君使。或行役。或遷官。或移封。皆有所適也。何暇擇方所邪。是故男子

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先王之制。載在禮典。大氏君子處世。進退動息。義之與比。義之所在。鬼神不能害之。則又何知鬼門之爲可畏哉。或曰。交趾有鬼門關焉。其地多瘴。過者患之。交趾國在南海。不聞謂東北爲鬼門。

疏

求詩疏

享保四年十二月六日。太宰純再拜。夫自王綱弛而巡狩之事寢。樂官廢而陳詩之職曠。當斯之時。雅頌

春臺先生文集 前集卷五 十一 文刻堂
泯焉。至若逐臣懷沙。臨湘流以歔歔。刺客按劍。歌易水而慷慨。但取言志。亦可觀風。迨劉氏之聿興。繼斯文於既絕。放禮樂以制作。亞周召而流化。諸所獻納。無不覽觀。爾來才人並起。雅道再昌。施及建安。何其蔚也。雖非盡三百篇之體裁。可以爲千萬世之準式。江左以降。風流寢變。摘麗藻於六代。競蕩華於一時。國無遺才。世不乏人。唐固隆矣。宋則汙哉。胡元靡靡。難可救拯。爰明室之中葉。迴文運於太初。北地之豪。信陽之雄。發春葩於辭林。蜚白雪於藝圃。滄溟龍躍。

舟州鳳翔。凌千古以頡頏。聳萬人而辟易。風雅之後。斯之爲盛。惟我東方。效彼中州。歌詩之起。蓋亦遠矣。濫觴於大津王。方舟於弘仁年。旣而武人當國。文士削迹。山林緇衣。習章句於禪榻。草莽錦帶。寄此興於性理。斯道之斲。可勝痛哉。至於徂來先生。協軌躅於往哲。弘範圍於來學。正始之道。於是乎顯。無邪之義。有由以立。伏惟諸公。折高節於牛門。摘竒芳於護園。才邁時流。志儔先覺。想厥修辭。豈無得意。惟卷軸之每多。奈繙閱之或艱。幸三餘之暇日。儻半編之殘簡。

抄錄見示。傳授勿恪。遠自大漢古風。迄于盛唐近體。釐成一裘。藏當十朋。庶乎不出篋笥。如見丰標。雖遊方于江湖。猶晤言于咫尺。竚皇澤之光被。備史官之采陳。是鄙懷之所願。倚大德之有容。茲罄愚衷。妄進俚言。敢瀆高明。惟祈諒察。純恐懼再拜謹言。

啓

與徂來先生啓

日出扶桑。耀九垓以照臨。風起青蘋。鼓萬籟而颺颺。氛祲之妖旣除。膠葛之祥方興。恭惟神祖聖君。生

含嶽靈。出膺天籙。茂新田之裔苗。長德川之正流。好仁好義。百萬崩角。乃文乃武。億兆歸心。撥亂反正。創業垂統。於是崇儒術。宣文教。惺窩藤子。出僧歸儒。羅山林生。起家爲官。爾來薦紳希賢才之迹。士庶悅孝弟之言。俊民輩出。名家競起。陽明良知之教。考亭窮理之說。爭立門戶。遞發議論。後有伊原佐者出。始倡古學。大誘當世。張皇道德。自稱孔孟正宗。揚摧文章。躬居韓歐適嗣。雖見卓乎一時。而惑深于千載。繫是先覺。其如後生。竊以先生學富今古。才優經綸。稽六

藝於韋編。究百氏於竹簡。口稱文武之道。曾蘊伊呂之業。摘藻則逢風雅之原。染翰則造左馬之奧。過伊過洛。誦泗濱之詩書。超漢超秦。談周室之禮樂。將以闢邪說。放淫辭。曠百代。復千古。匪啻文章鼓吹。寔乃道德模範。雖遁跡於刀筆。然負任於柱石。當斯之時。左道之言。且廢。大雅之響。可續。披雲霧。覩日星。力勝回天。功等經世。神秀之鍾。不誣人也。英靈之降。豈欺我哉。純深山樸。檄廣野草芥。生不聰慧。長失師友。得從父兄。知好紙筆。既非濟用之材。又無獨善之識。簡

行誼於德性。干名譽於藝文。孤陋之累。難蠲。宏遠之才。未達。幸親懿範。過蒙雅愛。莫辭擯楚。併斬鍼砭。若薰陶而無已。庶丹青之或染。敢吐蕪辭。輕瀆清聰。冀矜愚魯。枉賜丙照。謹啓。

書後

書醫學入門後

天道無形體。立言以爲形體。言無形體。寓於文字。以爲形體。是故書者。載道之器也。包犧一畫。萬世文字之祖也。道寓焉。易是也。故道莫大乎易。而載籍莫先

乎易。繼是而作者。神農本草也。本草也者。飲食之道也。民生所資。莫先乎飲食也。又繼是而作者。黃帝內經也。內經也者。以人身參天地。除疾病而保生之道也。民生所患。莫先乎疾病也。夫易至矣。茂以尚焉。迨本草內經作。則皆聖人利用厚生之事。而道亦寓焉。何可以忽之哉。後世違者。祖述二經。立言設法。以利蒼生。是故。湯液醪醴者。本草之道也。觀其形。察其色。聽其聲。切其脈。辨知六氣所淫。七情所傷。然後鍼之。藥之。灸之。按摩之。導引之。俾得其平者。內經之道也。

夫本草素靈尚矣。伊尹湯液亦邈矣。扁鵲八十一難。解前經之疑網。示後學以覈率。真千載不易之言也。春秋時。有若緩和。戰國時。有若文摯。皆良醫也。惜乎其學不傳。西漢太倉公醫案。史記所載。雖非全書。要多可法者焉。自東漢張長沙論傷寒。發前人所未發。後之言方者。皆取法焉。三國以來。良醫間出。求其學識洞明。方技精工者。史傳所稱。不乏其人。而醫方之傳。諸家紛紛。及至宋元之際。劉河間。溫暑。李東垣。內傷。朱丹溪。雜病。相繼而作。皆補前人之闕。拾往哲之

遺而各有所發明。上與長沙共為四家。夫長沙者醫家之宗也。河間東垣丹溪者別出而自成一家者也。嗚呼。醫方難能。不得四子以為之準式。則後人將何所擬放。合四家而讀之。醫方備矣。自元以降。言醫方者。蓋亦數十家。舉沿四家之流。以求炎黃岐扁之源者也。夫張劉李朱者。醫之名家也。後四子而出者。自元中葉。至明末世。鉅匠亦多。而其著書行于世者。奚翅汗牛充棟。然其立言。更有詳略。讀者不得無憾焉。所謂語傷寒者遺雜病。言婦人者闕小兒。或詳於服

餌。而略於鍼灸。或察於病機。而昧於藥性。未有一部書而見醫道之全者也。唯有南豐李子出。而著醫學入門九卷。上自三墳醫經。下至當世名家方書。旁及歷代諸子。凡干涉方術者。莫不纂而輯之。莫不包而括之。所謂一部書而見醫道之全者。是書有焉。今之為醫者。唯笈此一部。雖行千里。不出卷帙。而醫事可濟矣。於戲。不亦善乎。自入門之書出。而吾於醫方無憾焉。近世纂述家。不患不博。要以短長在人。取舍自己也。往往不厭人意。未若入門簡而得其要。則李子

春臺先生文集 前卷五 十一
用心豈不深哉。至其內外集所載。惟纂古先方法論。說確實者。而弗敢妄以己意增損之。則李子之爲恭於先正。亦可見矣。在我日本。醫方之傳業已久矣。方書之行。不止於數十百種。唯入門人未之識也。見宜古林先生睹而悅之。信而用之。平生之業。不出此一部。而立功於當時。垂教於後世。先生其李氏之子雲與。蓋以近世良醫。未有出先生右者。而其學來自南豐。則李子之功。所及遠矣。而是書豈不誠醫學之入門哉。乃信李子不我欺也。純少多病。好讀方書。後聞

古林氏之方而悅之。疾亦賴之得愈。遂取入門而熟讀之。頗達李子纂述之大旨。時與同好言之。雖然。豈謂茲一部而醫方盡焉哉。若果云然。尤非李子惠後之意矣。

祭文

祭安藤東壁文

維享保四年己亥月日。信陽太宰純潔治蔬酌。敬祭故處士東野藤君之靈。嗚呼哀哉。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偉此哲人。文思淵泉。經綸六藝。方軌先賢。過漢越

秦古訓是傳。絕世獨立。斯文具體。允聰允明。宜兄宜弟。少小穎敏。博綜衆技。器度曠達。無譽無毀。逍遙風雅。優游絲竹。逸足高蹈。睥睨世俗。維天爾眷。成汝斯玉。光明朝濟。鬼神夜哭。降之災厲。聿損厥福。悠悠蒼天。厥命靡常。展如此人。是邦之良。既苗既秀。云何不臧。一朝乘風。赴于帝鄉。琴臺生塵。明月照牀。著園闌寂。豔草獨芳。潛焉垂淚。何千萬行。爰薦谿毛。薄稱我觴。徧求爾神。于陰于陽。彷彿思成。永言悲傷。將子來食。慰我瞻望。嗚呼哀哉。尚饗。

祭中野先生文

享保五年庚子。七月戊子。延陵故記室撫謙野先生。卒于東都。信陽太宰純臨喪而哭。嗚呼哀哉。惟先生純總角時所從受業也。先生之於純。非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嘗言吾不敢謂有知人之明。但言知太宰生。則不讓於他人矣。蓋其待余也。雖鮑叔於管仲。且不過之。古之所謂知己者。其如斯夫。此純之所爲刻骨不忘也。純之區區不偶。未及報之德。而先生奄忽下世。雖慟哭呼天。何足以據我情乎。茲奉杯酒。聊寓

行潦之誠。因爲文以祭。嗚呼哀哉。其辭曰。
噫嘻先生。生而剛毅。克脩厥德。顧行顧言。恭敬匪怠。
威儀抑抑。出入無疾。進退以道。執事靡慝。潛心經術。
夜以繼日。率由聖謨。黽勉自強。沿伊溯洛。淵源是圖。
樂仁好義。不厭不倦。慎終如初。先生之德。寬裕有容。
愛我孔懷。孔懷伊何。教之誨之。將成我才。拯急濟難。
如海之涵。膏澤無涯。噫嘻先生。年在中身。云胡不淑。
長適未聘。少甫冲齡。豈曰多福。肆予飲泣。酌以薄酌。
懷德來告。嗚呼哀哉。尚饗。

碑

撫謙中野先生碑

先生者。長崎人也。諱繼善。字完翁。撫謙。其別號也。先
生母大原氏。與舌人林道榮之妻兄弟。以故先生必
長于林氏。因受業焉。道榮視先生。猶之從子也。授之
句讀。教之書。必躬親之。先生亦能卒業云。十九遊東
都。先生好經術。工臨池。篠山侯引見。而奇其才。則歸
之粟。以供衣食。俾益修其業。無何。關宿侯大夢公。以
掌書記辟。強而後起。元祿中。憲廟屢過關宿邸。輒

召見先生。命進講經書。若作字。則必有賞賜。當此時也。諸侯及諸貴游。徃徃知先生之名。或引見。或就求爲弟子。生徒日以進。先生名益彰。大慶公既老。嗣君移封吉田。丙戌。先生謝病。以妻子徙平安。平安諸生歸之者衆矣。居一歲。吉田侯旣捐館舍。嗣君立尚幼。大慶公乃召先生。先生還東都。大慶公復得先生。爲益祿秩。使之長步卒一隊。責以職事。先生由是遂舍其所業。而奉承吏役。從游者失望。因稍稍引去。而先生則感激趨義。一食一飲。必稱君恩。每與人尚論。未

嘗不言大慶公知遇。長歎出涕。人無知其意。蓋其至性然也。久之。大慶公終天年。尋吉田侯移封延岡。不幸夭。今君繼立。先生事四世君。凡若干年。以享保庚子。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東都。距生寬文丁未八月六日。五十四年。配根本氏。先卒。子二人。長行充。未聘。次某。以遺命附葬于城東要津寺。大慶公塋側。先生於經術。爲程朱之言。頗有記述。未成書。而罹回祿。故不傳。銘曰。

忼慨激烈。叱馭九折。公侯腹心。實邦之傑。

書

答安藤東壁書

足下六月二日之書。四十餘日乃落手。開緘宛若見面。就審足下起居。戩穀不勝雀躍。往歲純歸覲東都。留三旬。以流落之故。不敢見故人於顯貴之門焉。然足下。吾金蘭之契也。不可以不告也。故臨去留片楮。以爲別。此敬足下也。非外之也。爾來不獲足下一言之答。純蓋怪之。竊疑東壁或有所患耶。不然。東壁好義。未可以遺故舊。何爲踈闊之甚也。意者夙夜在公。

不遑啓處。不得裁書以消息鄙人於千里之外耳。秋九月。純如丹波。冬返京師。假館於京極坊浦辻氏向者。回祿爲祟。禁城罹厄。災之所延。方十餘里。一朝燼矣。居民且失所。况吾儕遠方之客。踽踽眾眾者乎。日衣食于奔走。苟免凍餓而已。故不尋問足下安否。幾乎絕矣。大非君子盡己之道。純何所逃罪乎。獲足下書。則言岡島生齋足下書來。而不致諸我。卒歸之。乃知足下初無已於我。我過疑之也。噫。世事相違。每每如此。來書曰。足下近與菽祖來論文。因稱純文。祖來

亦愈足下之言。而有取于純文焉。夫足下雅愛予者也。則其所稱。容有溢美之言焉。若徂來之高明。於予未有半面之識。乃有取于鄙人。何哉。豈足下稱之過耶。不然。徂來容受之過矣。所謂君子之過。亦各於其黨也。與。來書又稱徂來方今塊視宇內。則宜其駁名賢文集。純雖不明。然於是書。則嘗惜其選之不精。蓋近世編輯家之無知識。多此之類。何足怪哉。純聞荻先生之名。而欽慕之非一日也。恨不一接眉宇。今因足下得託姓名於龍門。是何幸也。譬如駑馬為伯樂

所顧。而增價於冀北之市也。純於是且喜且懼。足下為純謝之幸甚。子復曰。仕而優則學。足下勉旃。

門人宮田明書

春臺先生紫芝園前稿卷之五 終

